

穿着军医白大褂的恶魔

一阵炸裂声，随后，就是一阵阵急促的枪声。1931年9月18日晚，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附近的南满铁路柳条湖，成为了“九一八”事变的起点。当时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此地南满铁路，同时摆了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，诬称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。之后，日本关东军席卷东北。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，在南京蒋介石当局的授意下，执行不抵抗政策，退入山海关以内。东北沦陷。

秋意正浓的东京，39岁的三等军医正（少佐）石井四郎感到了些什么。此前，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《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》，已经在日本军界高层间流传。在参谋部新上任的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，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、人事科长冈村宁次、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、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“五科长会议”，将石原莞尔的大纲修订为《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》。这个秘密文件，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、步骤和措施，并确定将“采取军事行动”。尽管当时的石井四郎军阶并不高，且只是军医，与日军决策层和作战部队并无过多接触，可当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之后，石井四郎感觉——机会来了。

1892年6月出生于千叶县武郡千代田村加茂地方的石井四郎——确实是石井家的第四子，1920年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。上学之时口

头禅“我非晋升大将不可”的他，如愿进入近卫步兵第三联队，成为见习士官，接受军训，并在不久之后正式成为日本近卫师团的一名中尉军医。1924年，其以委培学员的身份再次回到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，进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、血清学、防疫学、病理学和预防医学。这时候的石井四郎，确实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医，一名在专业上有很大追求的科研人员。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日本暴发了一种昏睡病，仅仅一个月就有3000多人死亡。为了查清病因，石井四郎甚至让家人变卖家产，用作研究经费。然而此后，石井四郎竟然走火入魔。

192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大会上，宣布化学战和生物战（细菌战）为非法。这本身是人类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化学武器、生物武器之战后，达成的一种共识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种共识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。然而，石井四郎却痴迷于这次裁军大会所披露的化学战、生物战的威力。1927年6月，已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石井四郎，在进入京都卫戍病院工作以后，发表了一系列与细菌战有关的论文。后来晋升为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、曾率领日本第三飞行团轰炸重庆的远藤三郎，当时还是一个尉级军官。他当时已经注意到石井四郎的动向。在日记里，远藤三郎如此写道：“石井经常在参谋本部露面，大家都知道他。他总是向各参谋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。”

1928年至1930年间，石井四郎游历多国——新加坡、锡兰、埃及、希腊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比

也正是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作为军医的石井四郎，向他的上级长官提出，**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造成对手的大量伤亡。**

右图：由崔维志主编的《细菌战调查与诉讼》中的资料照片：日军投降后的1946年，鲁西细菌战主要策划和指挥者日军第1军军医部部长、原731部队部部长石井四郎仍满身佩戴着特级勋章，以显其在细菌战中的“功勋”。

利时、苏联，以及加拿大、美国等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无疑是德国。名义上是自费考察，可近年来所发掘的史料证实，石井四郎此次考察，是奉当时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永田铁山之命，考察德国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情况——考察经费也是永田铁山开支的。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穿着军医白大褂，本该以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为己任的石井四郎，终于露出了恶魔本性。他继续在日本军部等单位游说：“细菌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，否则国联也不会禁止。”亦即，国际社会越是往人类进步的方向去约束，石井四郎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

进行活体残虐试验

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路线是——“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亚洲；欲征服亚洲，必先征服中国；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”。关东军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就是根据这一国策路线在行动。可当行动达成

